

119512
「究竟這是恐慌或崩壞的問題，應依這時資本主義體系所受的震蕩之深度及繼續時間而定，如消極的再生產過程，超過一定的時間，則全部組織必趨於崩潰，這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註五）

由此看來，中國的抗戰若堅持下去，無論日本的新體制運動能否成功，其經濟必趨於崩潰，這是沒有理由可以否認的。

戰時日本政治的演變

一 基本的認識

在金融資本產業獨佔的時代，爭奪殖民地問題，不消說，是跟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惡魔之到來，而日趨尖銳化。各個帝國主義者之急迫地要輸出商品及資本到殖民地去，就是反映着它已經到達不能更形發展的資本主義之唯一的出路，和要想擺脫低下着的利潤率底資本之唯一的避難所；可是殖民地不是代表無制限的面積的東西，所以，殖民地底地盤，被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分割殆盡的今日，只有用武力奪取鄰接國家所有一切的領土這個方法，纔能達到其目的。日本之侵略中國、意國之滅亡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及目前英德意之爭霸戰，就是帝國主義在一系列的經濟恐慌的進程中，採取這一個公式來適應其一定的內容而出現的姿態。所以「武力」在這個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時代，便成爲有決定的重要性的經濟底要因了。

誰都知道「一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危機，已經達到其行將總爆發的階段，不得不以侵略戰爭的方式來完成其政治的任務——緩和其國內革命的危機，並應付未來歷史底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被侵略的中國，則遵守國聯盟約之規定，避免戰爭的方法，經過六年來的忍辱負重，斷得和平之解決，乃日寇竟棄和平解決的方

(註一) Nach "France militaire", 9. Jg. 1933.

(註二) Kurt Hesse, a.a.O. s. 42f.

(註三) 帆足計：『財界革新之途』日本改進本年四月號。

(註四) Wilhelm Hofmann, Kriegsgewinnerverschleierung bei Aktien-

Gesellschafteten. Zu ihrer Technik und Politik. Berlin 1920.

(註五) N. Beharim, Ökonomie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Moskau O. I.

蕭雋英

法而不用，復於四年前的「七七」再度爆發蘆溝橋底事件，以實現其一貫的侵略陰謀。我國政府鑑於日本無止境的侵略，遂發動四千餘年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民族抗戰，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而挽救國家民族於垂亡。

我國這次對日抗戰，完全是爲着保持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和維護世界真正的和平與正義。在四年來的抗戰過程中，我國雖然喪失了好幾省地方，和許多重要的城市，但經過了這四年來的抗戰，確是奠下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不可動搖的一塊基石。而日本在十年前的「一九一八」播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籽，到了現在卻已收了其惡果——國內矛盾爭日形尖銳，五易內閣，無法收拾「事變」，國際貿易日趨低落，財政前頭已懸紅燈赤字預算年有增加，亡國公債自更無力消化，勞苦大眾因惡性通貨膨脹，及戰爭負擔之加重，則越發痛恨財閥與軍閥之朋比爲奸，製造戰爭大發侵略財，轉而醞釀反戰運動，日益普遍與深入。同時復因歐戰擴大，英美在遠東之堅強合作，使其外交陷於孤立，迫得松岡匆匆訪德，乞靈盟兄希特勒，攬得一張「蘇日中立協定」，一來做安慰其人民和嚇詐英美的資本家了。

上面說過日本帝國主義是以侵略戰爭的方式，來挽救其行將沒落的悲運，怎知戰爭一經發生，由局部而擴大以至不可收拾，而其戰時內閣之日趨弱體化，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從這戰爭本質上的矛盾所反映出來的醜相。

如果日本不根本悔禍，放棄侵略行動，仍本既定國策，再來一個新的冒險——軍事進攻與政治誘降陰謀，固是使日閣走向墳墓去的一條捷徑，而牠的政治自然也是循着同一的行程，而走上末路呢！

一 走馬燈式的內閣

在中日戰爭快將進入第五個年頭的今天，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確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看看四年來內閣更迭的頻繁，及其小的改組和補充，便可知這侵略戰中日本政治之貧困，是已臻於極點了。

近衛文磨是一個貴介子弟，初出茅廬的首相，在其執政期內，很想施展他的經綸，以酬元老西園寺之知遇，故其組閣之初，是依據軍部「革新」的要求，羅致貴族政黨、官僚和財閥的代表入閣，而描成「舉國一致」的外貌，到了「七七」和「八一三」事變以後，戰爭日趨擴大，做了戰爭執行者的近衛內閣，在「戰時體制」的名義之下，不斷地施行補強的工作——如臨時內閣參議制的創設，企劃院的設立，厚生省的新設，大本營的設立，五相會議的召集，戰時內閣的大改造，同時復因「中國事變」不易結束，則又倡導「新黨運動」以應客觀環境之需求，其結果雖由於他自己發表對華誘降聲明，無法突破外交難關，及總動員法十一條，國民再組織等問題，而陷於失敗，但近衛總算是有些作爲的公子哥兒。平沼是以「收拾事變」自命的內閣，然一坐上首相的椅子，對於「事變」則依然束手無策。平沼爲人八面玲瓏，故其嘴裏時叫着「總親和」「萬民輔翼」底口號，藉來掩護其老奸巨猾的行藏，且其依傍重臣財閥，對於「革新」工作之怠工，少壯軍人對之尤爲深致不滿。他過去雖會利用「平沼汪偽協定」來做滅亡中國的張本，可是他爲了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正在開過了七十幾次的五相會議，紛紜莫決之際，霹靂一聲，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成立，迫得「最不孚人望」的平沼內閣，也只可向天皇乞骸骨，而走上辭職之一途了。阿部信行大將繼平沼出而組閣，鑒於前代內閣之弊，及酬軍部抬舉之恩，就任之初，曾發表以處理「事變」爲中心的五大政綱，向「新東亞建設」之途而邁進，然其結果，卻是到處碰壁——貿易省的創設，固已惹起下剋上的外務省風潮，即少數

閣僚主義底標榜，亦因農林、厚生、鐵道各省專任大臣底先後補充，而宣告破產。「廢物收容」的阿部內閣，對內統制能力之薄弱，至是完全暴露出來，而其對歐戰「不介入」底主張，也始終沒有招致「神風的光臨」，無怪他經過了四個半月來，栖栖皇皇奔走的結果，終因物價飛漲，糧食恐慌之無法解決，和二百五十餘名議員要求自動掛冠，不得已垂頭喪氣地落荒而走了。日寇經過二年半來的侵略戰爭，正如病入膏肓一樣，在這羣醫束手之際，儘管軍部少壯派有樹立純粹法西斯政權底野心，儘管既成政黨做着重還「憲政常軌」的美夢，但日本的政權，在當前客觀的具體形勢之下，還是需要建立在各種政治勢力的互相牽制與均衡之上，平庸而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米內光政，便應運而起，代替阿部出任首相。就米內內閣的陣容來說，雖比阿部的「廢物收容內閣」整齊，但其仍舊不脫軍部政黨官僚財閥的窠臼，政黨領袖及金融資本的巨頭，對他既不肯充分合作，弱腰毛病自不能免。米內中間內閣成立以來，雖能討好既成政黨，裁抑陸軍一時的氣餒，——軍部曾作以退爲進的戰略底退卻，但其總是一個「矛盾的構成物」，相剋磨擦亦必隨之而來，掙扎六個月來的米內內閣，終於因爲失去了牠的靠山湯淺內府和陸相畑俊六之逼宮，而跟踏下臺。優柔寡斷的近衛，復荷軍部之垂青，在「建立強力新制」和「轉換外交路線」運動中，而再度登臺拜相了。

綜上所述，我們便知四年來日本政治之不安與紊亂，並非完全由於政局擔當者之無能，而是由於侵略戰爭所促成，由於「對華事件」不能解決，而反映其內政上的矛盾鬭爭，則愈形尖銳。四年來日本內閣更迭的頻繁，雖如走馬燈式一樣，大有使人看得眼花撩亂，莫衷真相，歸根說來，這就是日本統治階級在「對華事件」中，顯示出它二個集團與二個政策正面衝突的縮影。惟其因爲它解決不了「對華事變」，使其每一代的內閣，在內政外交財政經濟問題上，也都弄得一籌莫展，越攪越糟，所以戰爭一天繼續下去，日本政治底危機，便會一天比一天深刻化，以致於整個崩潰啊！

三 議會政治的沒落

日本帝國議會，在其形式上來說，是一個翼贊天皇底機關，依其本質上

19514而言乃是代表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二集團的政治組織，故關於議會裏面政策的質問戰，直可說是兩大集團（革新派與現狀維持派）矛盾鬭爭的反映。我們現在看看「七七」事變以來日本議會的經過情形，便可知道它也是奏着沒落的行進曲。

「七七」事變以來，歷時四年，日本議會已經召開過六次之多——即由第七十一次特別會議，到第七十六次會議，每一回的會議，不消說是以「中國事變」為主題，不論提案與質問，都是以侵華戰爭為中心，議員們忙於「聖戰」的壓力，和為着保持自己的地位，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開罪軍部，因此任何艱難複雜的問題，也都「一帆風順」地通過了議會的難關，以前日本政府認為風浪險惡的議會，至是居然變成了所謂「無風帶」了。像這樣無風帶的議會，就是意味着軍部勢力的膨脹和政黨權力之萎縮的象徵。日本政府既不受議會之有力的牽制，自然也就完全脫離了政黨，政黨內閣在戰時的日本，早已被埋葬於「五一五」事變中了。在此情勢之下的既成政黨，要想重溫十年前「黃金時代」底好夢，那真是如航斷港絕流，而蕪至於海呀。

新黨運動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軍事法西斯企圖樹立獨裁的產物。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代，雖曾有幾度鬧得甚囂塵上，但終由於其體力不勝忙於現職，不欲露手此事而宣告流產。到了七十五屆議會，由於民政黨議員齋藤隆夫之不識相，輕將軍部的虎鬚，這雖沒有鬧出如戰前某屆議會上濱田國松與寺內陸相睹「切腹」的奇蹟，可是這一位硬漢，被攝諸議會門外的「旋風」竟促成了既成政黨分裂的一個有力的導火線，而予「新黨運動」以再燃之機會。宜夫日本海軍大佐水野廣德對此便作無忌憚的批評：

「議會是甚麼？此一問題，為帝國議會起始以來，日本國民一向所抱的疑問，或看到其中爭奪政權的醜相，把牠譬做日比谷的動物園……」

第七十五屆議會，觀於種種事情，原有回復生命之望，但開會劈頭，就出現齋藤問題，雖有拍手以送齋藤的演說，但無一人響應擁護言論自由。議長則更是身先議員，自掘墳墓，他們如鼠之小心，如貓之柔順，戰戰兢兢，

唯唯諾諾，對於百零三億龐大預算，如團圍吞棗似的滿場一致。這個秘密會，真情不使國民知道，然而國民卻非永遠是「吳下阿蒙。」

日本因對華戰事無法結束，致陷於走頭無路的苦境，大家都想成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來挽救它崩潰的命運。所以近衛之再度登臺，便標榜建立所謂「新體制」運動，於是寄生他人，無所事事的既成政黨——如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社會大眾黨等，遂在四個月內，自動互解得一乾二淨。此次議會是於既成政黨解散後，在「大政翼贊會」鎮壓之下，儘速進行議事日程，少發議論，於是至二月二十八日為止，把龐大百三十八億預算與政府提出國防保安法及國家總動員法改正法案等八十七件，全都在議員任期延長一年，及政府不提出選舉法改正案的交換條件之下，而無修正地遵命通過。（據外電傳說：尚有三十數億圓對英美作戰準備費也秘密地通過了。）這可謂為五十年來最無生氣的一次，亦即日本議會史上所未曾有過的現象。在軍部與官僚支配下的日本政治，對於舊有議會與政黨當然視為贅疣，而有廓清其勢力之必要。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的社論，曾堅決地表示過這樣的態度：「在今日新體制之下，一切政黨都已解消，議會傳統習慣，舊體制一切都被埋葬於歷史中了。五十年一區劃（日本議會成立於一八九〇年十一月，迄今適屆五十年），目下正入新的時代，議會不僅在運用上，連其自身的權能，本質地位等，現時亦都有加以再檢討之必要。」（一九四〇年二十五日國民新聞議會政治的活用。）

目前日本議會政治底沒落，並非偶然的事體，而是有其客觀的必然性。我們看看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日本議會政治失敗的記錄，便是它好一個有力的鐵證。

四 今後的動向

近衛文磨認為舊政黨不能代表民意，不能發揮「國民總力」，故特辭去樞密院議長，再登政治舞臺，倡導一黨運動。因為還有憲法存在，所以又由一黨運動中途變為「新體制」，由「新體制」而成立一個「大政翼贊會」。

當其宣佈成立的時候，日本報紙雖自詡爲第二「明治維新」，但一般人則認爲一個違憲的組織，機構已不健全，人事又極難雜，無怪引起各方非議，而譏之爲「牛頭馬尾，狼身犬足」，四不像的形體。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對此是有如下的譏評：「有革新派的急先鋒，也有現狀維持派的鬪士，有右翼，也有左翼，有對大政翼贊會表裏一體的信奉者，也有常跟政府處對立地位者，如此混雜的羣團的存在，大政翼贊會要容易地走上官民上下一體，臣道實踐的雄姿，實不可能。」

大政翼贊會裏面的人事，既這樣複雜，其內部的相剋自不能免，故其成立後不久，即醞釀改組，直至三月七日法西斯極端派中野正剛、橋本欣五郎等毅然脫離翼贊會後，始着手改組，其改組要點，除增設副總裁外，事務總長統轄下的原有五局（總務局、組織局、企劃局、政策局、議會局），減縮爲三局一所（總務局、組織局、東亞局及中央訓練所），議會局等事務，則歸入於新設立的調查委員會裏去處理，同時委任右翼皇道派首領之一的柳川法相兼副總裁，石渡莊太郎爲事務總長，紛擾已達數月的改組問題，至此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這次改組之人選，由於近衛完全仰着軍部鼻息，不能使人翕服，政民兩黨也因而似有待機復黨運動之表示。

近衛此次辭去樞密院議長，再度入閣，除在外交上，與德意訂立三國同盟外，其目的是在建立「政治新體制」，然而，如果沒有高度集中的「經濟新體制」做其基礎，那它也將成爲沙上之塔。日閣爲要推行所謂「經濟新體制」的問題發生後，近衛內閣便又受到財界方面的攻擊，說政府將要實

行蘇聯式的「共產主義」經濟了。近衛在此情勢之下，不能不放棄「新經濟體制」的提案，避免與財界正面衝突，而走請軍部的救兵——把住友財閥小倉正恆（爲不管部大臣）、鈴木貞一（爲企劃院總裁兼不管部大臣）、豐田貞次郎（爲商工大臣）等拉進來，加強內閣的力量。小倉鈴木豐田之入閣，雖不能如日本一部份御用輿論之誇大的說：「小倉任經濟不管部大臣，作爲戰時經濟責任者，與豐田商相、河田藏相、小川鐵相、村田遞相、金光厚相、鈴木企劃院總裁等，同時構成權威的經濟閣僚會議，計劃國防經濟根幹的生產擴充。」（國際經濟週報）但「翼贊柳川」、「內務平沼」、「經濟小倉」、「企劃鈴木」等合法法西斯派，在近衛內閣裏面的支配力，也實在有不可忽視的地方。

這次翼贊會和內閣的改組，是軍閥、官僚、財閥大抱合的體現，同時也顯示出近衛內閣，已經更進一步地踏上法西斯化的階段，然而「中國事變」一天不能解決，則其三種政治勢力底矛盾鬥爭，便越發尖銳，在此情勢之下，縱有強有力的政治體制之出現，也是死路一條呢。

筆者書至此，適德蘇戰爭爆發，在這一轉捩點底下的國際新形勢，在現階段雖有利於我國的抗戰，但給予日本則是致命的打擊，南進既不可能，北犯又須待命，誠如陸相東條所說：「日本現正到臨其宿命之歧途」了。（東京二十五日合衆社電）我們想想，處在夾板中的日寇，恐怕會因「中國事變」而結束牠的老命吧。

三〇、六、二五日草於香港

美國凍結德意資金

魏友棗

119515

美總統羅斯福氏，於六月十五日下令，將德意兩國在美的資金，完全予以凍結。同時將在美各淪陷國前此未經凍結之資金，包括阿爾巴尼亞、奧國、但澤、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等國，也予以同樣的措施。據統計，被凍結的德意兩

國資金總額，達三萬萬至四萬萬美元，此日凍結的總額，不下四十五萬萬美元之多。此項政令，同時適用於歐陸各國，但芬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蘇聯、瑞士得暫時處於例外地位。